

冰雪山水画的新境界

于志学

坚持“两创” 书写史诗

北京冬奥会的举办,掀起了冰雪热。冰雪题材山水画创作,也聚焦冬奥,借助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,描绘纯净的人间仙境,展现人们在冰雪世界会到的惬意与美好、欢乐与激情,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,成为记录时代、传承文化、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。

笔墨深情寄冬奥

奥林匹克运动和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。奥林匹克对艺术的影响与推动,可以追溯到奥林匹克的初期。在古代奥林匹克的影响下,古希腊美术形成了理想化的审美特征。这种影响力与推动力,如今也体现在冰雪山水的创作中。

在“双奥之城”北京,“天地人和——中国国家画院2022北京冬奥主题美术·书法作品展”,以该院艺术家的200件新作,助力烘托北京冬奥会文化艺术氛围。其中,一批山水画佳作,强化“点景人物”在中国山水画中的内涵作用及表现形式,颇为引人注目。例如,梁明《南山雪霁》、王居明《冰雪精神》等作品中,滑雪运动员们以优美的姿态,从雪山顶端纵身飞下,与冰雪共起舞,与山水相辉映;既描绘出雪山的壮丽,又凸显冰雪运动的活力,以更加深邃的视野、更加博大的胸怀、更加自信的态度,彰显中国审美旨趣,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。

在冰雪文化、冰雪运动“双璧生辉”的黑龙江省,由多位画家共同创作完成的《墨舞冰雪 笔歌冬奥》百米冰雪书画长卷,表现冬奥的宏大气势和向上精神,呈现北国冰雪文化的迷人风采。长卷分为以冰雪为内容的书法、反映龙江风光的冰雪山水画、记述冰雪运动项目的冰雪人物画、世界冠军签名四大主题板块,以奥林匹克精神、中华体育精神为主,以冰雪文化为辅,彰显传统与现代、体育与艺术的结合,谱写一曲冬奥赞歌。

冰雪世界的壮美凸显冰雪运动的魅力,冰雪运动的健康律动也为冰天雪地增添勃勃生机,奥运精神和中华美学相得益彰,冰雪山水绽放时代魅力。

打开北国风光的大门

从古至今,冬日浪漫少不了冰雪的装扮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雪后万物银装素裹的美妙景色令人陶醉。冰雪晶莹剔透、润泽万物的特质,也被喻为赞美人类纯洁、崇高的品质。冰雪的人文内涵,不断激发着一代代艺术家以画笔表现冰雪幻境的灵感。

回望中国美术史,东晋顾恺之、唐代王维、宋代李成和范宽、元代黄公望和王蒙等大家,都曾创作雪景山水佳构。古人以“留白法”“弹雪法”,借地为雪、托物为雪,通过染天涂地来烘托雪意。通俗一点儿讲,他们画的是环境,是氛围,是文化意蕴,是精神诉求,而非冰雪本身。这种传统的艺术手法,在冬奥题材中国画创作中,被广泛运用。例如如何加林的作品《雪山飞鹰》,白云萦绕,雪山巍峨,赛道蜿蜒,着力表现了北方雪景山

►雪山飞鹰(中国画)

何加林

▼墨舞冰雪 笔歌冬奥(局部·中国画)

杨立夫、于晓龙、吴喜全、盛寿永、石正军、刘文孝、吴磊、姜恩莉、张伟洪、吴龙春主创



水的大气和苍茫。山中云气横断以衬雪山之高,远处点缀一道缆车以示雪山之阔。无论是对雪松的勾勒、云气的布势,还是对群山的塑造,作品都“在石之阴凹处皴染,在石面高处留白……林木枝干以仰面留白为挂雪之意”。留白处即雪。这种留白的艺术手法,含蓄而巧妙,充满悠远与隽永的意味。有人说,雪是冬天的留白。这类运用留白法创作的雪景山水,无疑也是颇具东方山水意境的。

传统的留白法,适合描绘长城以南的雪景,却不足以充分表现北国茫茫一片、气势磅礴的塞外雪景、冰雪奇观。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,在宣纸上无法得到真实再现,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。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生在雪乡、醉心于冰雪山水的我,立志要为北国山川立传。银装素裹的林海雪原、美不胜收的冰凌树挂、人迹罕至的极地冰川……我不断在祖国的大地上追寻,在白色的宣纸上直白色的冰雪,反复摸索、实验,最终以明矾水入墨,从技法上找到了突破点。由于明矾具有托墨托色的效能,落纸的每一笔都会在宣纸上留下水痕,不会消失,恰可表现冰雪的透明感。这种技法突破了古代雪景画的“留白法”,使冰雪变成了作品描绘的主体,以不同于传统的艺术样式,为中国画增添了新元素。

从当年黑龙江边睡林口、北安等小县城的一批人学习冰雪画开始,到今日创作者已遍及各地,如今冰雪山水已形成一个个颇具规模的创作群体,且创作热情高涨。不少作品通过泼白法、雪皴法、滴白法、重叠法、排比法等技法,将冰雪山水中的“白”推向极致。如于振芳作品《争上游》,便运用冰雪山水新技法,表现了运动健儿在雪场你追我赶的情景。

“白银世界三斗墨”。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,聚焦冬奥燃起的运动热潮,开启冰雪山水画的新境界。

保持中国画文化特性

冰雪山水画追求“冷逸之美”。这种冷逸之美,排除了繁杂的色彩,体现出朴拙自守、空灵疏淡的艺术境界,创造出一种祥和宁静、恬淡温情、令人神往的冰雪世界。

冷,是寒带文化的重要内容,是冰雪文化的内核。逸气是在笔墨和宣纸之间产生的一种氤氲的韵味。北方的逸气,落实在画面上,则是静观万物的空灵、千里冰封的孤寂、通体晶莹的疏淡。林容生中国画《飞跃》,便充盈着这种冷逸之美。高耸的雪山,只在转折处稍作皴擦,大面积留白,滑雪运动员跃动的身影点缀其间,绽放生命的活力,也反衬出雪场的广袤无垠。画面上方,涂抹蓝天,留出白云。蓝白相间的色调,内蕴着冰雪之质,画面清气袭人。

这些因冬奥而生的冰雪山水新作,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画发展的无限可能。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,应该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特色。“生命之光·2022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”和“2022奥林匹克美术大会”的成功举办,以及之前“中国冰雪画展”在多个国家的展出,均展现出中国美术多元的艺术景观,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。作为民族艺术传承者,中国画创作者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彰显中国审美旨趣,在世界艺坛鲜明确立中国气派、中国风范。

冰雪孕育着新的艺术魅力。为时代放歌、为人民抒写的中国画,正生机勃勃。万千气象,已铺展在新时代的画卷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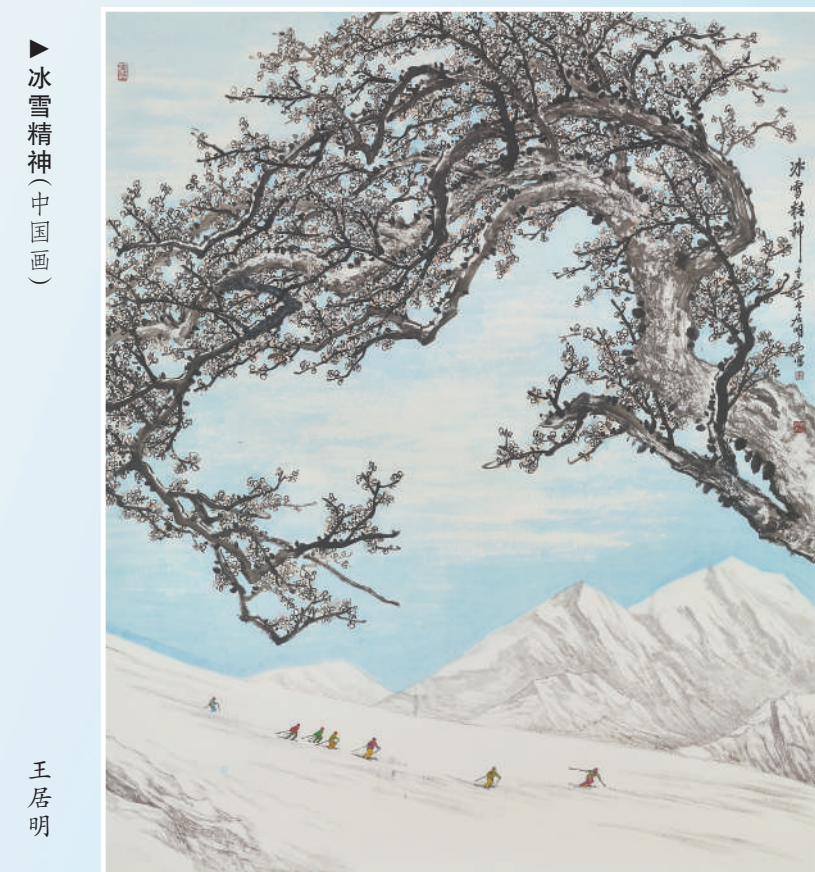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黑龙江省书画院荣誉院长)

版式设计:赵偃汝



►南山雪霁(中国画)

梁明



►冰雪精神(中国画)

王居明



▲故宫博物院推出的《冰嬉图》仿珐琅书签套盒。

中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,在古代诗词和绘画中,曾涌现不少以冰雪运动为题材的作品。其中,尤以反映冰嬉盛景的《冰嬉图》为大众所熟知。

冰嬉,又称“冰戏”。早在远古时期,人们便开始将滑雪狩猎场景绘于岩石之上。唐宋以降,冰雪运动的雏形逐渐形成。至清代,冰嬉作为一种风俗广为流行。一些画家遂将冰嬉场景入画,现存较为典型的5幅作品分别是: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合绘的《冰嬉图》,沈源绘《冰嬉图》,张为邦、姚文瀚合绘《冰嬉图》,姚文瀚绘《紫光阁赐宴图》,以及徐扬绘《京师春诗意图》。这些清代画作,均以院体画的形式,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丰富多彩的冰嬉盛景,也为当代冰雪运动推广和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源。

以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为契机,传统冰嬉文化通过多元形态焕发活力,冰嬉主题的美术作品、景观设计、文娛表演、数字动画、文创产品等层出不穷,塑造着新的文化景观,讲述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。比如,在“生命之光·2022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”上,青年画家任慧慧的版画《高歌冬奥·冰雪情》,既借鉴了清代《冰嬉图》的卷轴式构图,又创新了内容和形式。作品上半部分以传统冰嬉活动为主要内容,下半部分则选取北京冬奥会主要场馆和体育项目,展示现代冰雪运动场景。作品以不规则的折页图形打破了传统图式规则,在今古相照中演绎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。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视觉艺术总设计的蔡国强,也曾从《冰嬉图》中获得灵感,创作了《银河嬉冰》。艺术家通过多次烟花爆破的方法,在玻璃镜面上形成绚丽色彩。源于《冰嬉图》的环形结构,仿佛浩瀚的宇宙银河,展现了艺术家在银河嬉冰的美好想象。

冰嬉文化不仅为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厚滋养,也为当代社会生活增添亮色。在北京冬奥村,中心花园的景观设计同样借鉴《冰嬉图》中的环形结构,极富流动感的造型象征着运动与变化,与四周静态的建筑空间形成对比。有无相生的中国古典美学在园林空间气流行,成为现代设计“形式即内容”观念的外化呈现。还有一些滑冰爱好者,因对《冰嬉图》的热爱而聚在一起,共同“复原”传统冰嬉的技术动作,并以民间文娛表演的形式向大众展示,使更多人认识了这项传统冰上运动。不少文创设计师选取《冰嬉图》中正在射箭、滑冰等妙趣十足的人物形态,在原图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提炼,设计制作成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书签、丝巾、便签夹等产品。这些以《冰嬉图》为灵感的多元创作,既进一步开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矿,又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,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彰显、传播了冰雪文化魅力。

与个人艺术创作的点状挖掘呈现相比,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为冰嬉文化提供了全方位传播的可能。多媒体平台交互、线上线下互动、注重参与体验的传播模式等,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。无论是故宫博物院“宫里过大年”数字沉浸体验展中的“冰嬉乐园”项目、“数字故宫”小程序中的“冰嬉图竞技场”游戏,还是冬奥期间北京北海公园举办的“百年冰嬉盛典”展览,都以大量的数字动画、投影交互、3D打印等新媒体手段让《冰嬉图》“活起来”。为使观众能在展览中既领略原作魅力,又刷新数字体验,各个项目团队都进行了艰辛探索。比如,为制作动画《百年冰嬉盛典》中的主要场景“转龙射球”,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团队参考大量文字史料和历史图像,将人物执旗、滑冰、翻转、射箭等多个关键动作分解,然后在三维软件中进行动作剪辑合成,让消失已久的“转龙射球”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得以复活。尽管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作品颇具感染力,但保留古代绘画艺术的魅力同样重要。为尽量留存古画的审美韵味,团队摒弃了普通动画常用的写实造型风格和投影效果,转而追求一种手绘之美和平面化的渲染方式,使作品保持了传统中国画原本的绘画性。在新技术与新观念的引领下,当代“冰嬉图”以创新性、形式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,为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。

纵观古今冰嬉,尽管时代不同、形式不一,却都蕴含着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美术作为冰雪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,既记录着传统体育运动的演变,也赋予冰雪文化新的内涵。如何不断借助新技术和新方法,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光芒,是值得美术工作者继续探索的课题。

▼清代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合绘的《冰嬉图》(局部)。



创新演绎当代『冰嬉图』

段天然

美術